

##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节选)\*

[苏]瓦·布尔加科夫著,萨石等译

五月十一日(1928)

早上,当我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送一封信去时,他正在读阿拉克良的小册子《巴比教派》<sup>①</sup>,他非常夸奖这本书。

我问他有没有开始读安德烈耶夫的剧本《阿那太马》。这本书是作者寄来的,正放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桌子上。

“还没有,没意思!”他回答。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又骑马去了。

阿布里科索夫父子来了,父亲是莫斯科一家著名食品商号的代理人,儿子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志同道合者,现在娶了他的远房亲戚,公爵的女儿奥鲍连斯卡娅,是离苏霍金家十五俄里的小庄园主。他们,尤其是儿子非常高兴能见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由于客人来了,设茶点招待。

过了一些时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朝我房间里望了望,他看到我,就走了进来。

“您知道阿布里科索夫父子是什么人吗?”他问,于是就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客人。

“看来,小阿布里科索夫以前是您的热烈崇拜者?”

“就是现在他也是……他有节制地、平稳地向前走。当然是象一个结过婚的人所能做到的那样。”

我想起苏霍金娜讲过,阿布里科索夫结婚前住在施密特的奥夫相尼科沃村时曾帮她料理田产,而且,顺便提提,他还穿着农民的衣服在扎谢卡车站卖牛奶给在图拉避暑的人们。看来,在托尔斯泰家里,大家很喜欢阿布里科索夫。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安乐椅里坐了一会儿。

“我想去休息一下。我想,只有在上帝愿意的时候,才应该工作。你还是尽量不要去想,应该说些什么,这对某人是需要的。应该按上帝的意志生活,不要去考虑后果……您还记得吗,我曾说过,

\* 原载[苏]瓦·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萨石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① 这里指在梯弗里斯出版的阿拉克良的著作《巴比教派》,此书是讲19世纪中叶伊朗的群众性的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的。此次运动为首的是巴比·阿里·穆罕默德(1820~1850),故以巴比教派为名载入史册。托尔斯泰对这次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罗扎诺娃注(以下简称“罗注”)

如果你考虑后果,那么一定是在于个人的事,而假如不去考虑后果,那就是在于公众的事。就是应该为干公众的事而活着,小鸟、小草都是这样生活的……它们的事毫无疑问是公众的事……”

晚上喝茶时大家谈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和它上演的一些新剧目。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屠格涅夫的《村中一月》是“毫无价值的东西”。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说:

“这可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典型作品啊!他初期的作品中有些是非常好的。反映了他所熟悉的、所热爱的、所谴责的生活。他热爱艺术家所必需的东西。”

有关奇切林,他说:

“这是教授、律师……是现在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人。他对我好感总使我感到惊奇。我觉得自己欠了他的人情,但同时又觉得与他并非志同道合。”<sup>①</sup>

有关自己的哥哥谢尔盖,他说:

“大概在兄弟之间常有许多共同之处。谢尔盖<sup>②</sup>与我相比较,完全是另一个人,尽管如此,我对他还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任何人彼此之间也不能像兄弟之间那样了解得这么清楚。”

## 五月十二日(1928)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读了普弗列德列尔的《论宗教和教派》<sup>③</sup>的俄译本。这本书是契尔特科夫给他的。他把书带来给我,请我把他划出的书中引用老子和孔夫子学说的那些地方摘录下来。

“我不怕麻烦您,因为您自己也看得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

阿拉克良关于巴比教派的书他看完了,请我把它转交给布兰热,让他根据这本书编写一本有关这个有趣的教派的通俗读物。

我们骑马走了七俄里路到戈里增公爵的花园去。看守人不愿意放我们进去,但在得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苏霍金的岳父”后,就不再阻拦,并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开头嘛,我没认出来……”

戈里增公爵独居,完全与世隔绝。是位很奇怪的老头。他怕见女人,除了一个据说是非婚生的儿子外,没有任何继承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吩咐走过来的管家转达对公爵的问候,并说他本来要去拜访公爵,可现在没时间了。

① 奇切林·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1828~1904),律师,莫斯科大学国家法教授,一系列法律史和政论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教学和科学—政论活动中坚持俄国国家超阶级性的反动理论,保护贵族的利益。托尔斯泰与奇切林在1856~1857年间见过面。托尔斯泰与奇切林的来往信件保存了下来。(《托尔斯泰通信集》,莫斯科,1928)——罗注

②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6~190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哥哥。——译注

③ 《论宗教和教派》,德国神学家奥托·普弗列德列尔的著作,阐述各种宗教的实质。——罗注